

来源：坐家妈妈

我女儿是五岁多随我们来到加拿大的。来之前，她在国内上幼儿园，会说不少歌谣，会唱不少歌。我曾以为，她的中文应该没什么问题。自从她在加拿大正式上小学后，她渐渐地开始和我们说英文，最初我们还以为她适应的不错，心里暗暗地高兴。但是很快，她说中文越来越少，后来，我发现，好些中文，她听不懂了。

一天，我给她听童话故事磁带，听的是“鱼夫和金鱼”的故事，里面提到小心眼的鱼夫老婆。小心眼儿，前缀小字，女儿认定它和小可爱、小精灵一样是个好词，就想用在自己的身上。她跑过来向我先生和我宣称，“爸爸妈妈，我是小心眼儿，你们是大心眼儿。”心眼儿是个抽象名词，只可意会，难以言传，我费劲地给她解释何为小心眼儿，小心眼儿不好。女儿听罢称，“那我是大心眼儿，你们是小心眼儿。”我忍住笑，又如此这般讲解一番，大心眼儿也不好的道理。谁知，她紧接着又语出惊人地声称，“那我就是没心眼儿。”

现在，我们家里的局面是，我们大人和她说中文，她用英文回，一家两制，两种语言。再说说我女儿写中文的事。

我们给她送到教育局办的免费中文班（近似免费，只交点书本材料费）。一周一次，学的是写繁体字。学了一年，我发现她也没学会写几个字。后来，又花钱把她送到私立的中文学校。私立的中文学校学的是简体字，老师的要求也严格，每次有作业，每周有小测验。

我女儿虽未流露不爱去中文学校的意思，但写起作业磨磨蹭蹭的，总拖到最后。她写字，实际上是在画画，照着课本上的字画画。“画”不好就着急，老用橡皮擦，涂涂写写，写写涂涂，一不小心，把纸涂了个窟窿。眼泪就下来了，象断了线的珠子，止都止不住。

几乎每次写中文作业，都以哭鼻子收场。其间，我使用过糖衣炮弹的战术，可人家把糖衣吃了，炮弹给退回来了。我最看不得小孩的眼泪，心想，这中文课也太破坏家庭的安定团结了。不会中文，顶多算个半文盲，罢了，中文课暂停一个时期。

中文课不上了，女儿象是得了大赦似的欢快，人都显得活泼了。这一个暂停，停了三年。

这个学期一开始，女儿回来和我说，她的好朋友Jojo约她一起去中文学校学习。Jojo被父母（越南华侨）所“逼”，一直坚持在教育局办的中文学校学中文多年。Jojo的妈妈也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女儿和她女儿一起去学。我想，她可能是也快顶不住了。我决定帮她一把。

机会终于来了。女儿的中文之伤经过三年疗养似乎也已经愈合，她高高兴兴地和朋友一起去中文学校了。我找到中文学校的校长和老师，女儿如愿以偿被分入朋友的8年级班。

女儿学的还是繁体字。第一天下学回来，她带来两个消息。好消息是，她学会了写ㄩ（发）字了。不错，第一天就学了个妈妈都不会写的难字“ㄩ”。坏消息是，中文班特别乱，全班三十多人只有她

和Jojo两个人听讲，男生大声说话，还拿纸团球砍她们。

我老公一听，阶级斗争的弦立即绷紧了。他说，这个中文别学了，学不了几个字，再跟坏孩子学坏了。

好不容易又学上了中文，怎么能又停了呢？我想了想说，各色的孩子，让咱闺女都见识一下也好。再说，8年級的男孩能让父母领着，坐进中文教室里，就不是什么坏孩子，闹不出圈去，不怕。

我看着我老公不可置否的神情，我又加了一句说，去，一定要去。刚学了个发（v|）字，财还不会写呢。